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經傳集解

杜氏 盡三十一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楚外闕朝正之禮

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以常 夏五

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行卒

無傳因

閻弒吳

子餘祭閻中門者下賤仲孫羯會晉荀盈齊

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右也二十一年伯有死乃命為卿

定段

此非也也異地  
國以別他國考  
不也也  
國人每門四人服  
而墨王門啓用  
不不齊者不不稱  
其名之不不負  
君也

今蓋以攝  
卿行事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復

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  
國而後死  
札以六月到

魯未聞喪也  
不稱公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齊

高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  
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于

廟也  
釋解也言廟在楚  
楚人使公親祿  
諸侯

使贈祿之禮  
今楚  
公患之  
穆叔曰被殯而祿

則布幣也  
先使巫被殯之內邪而  
乃使巫

以桃茢先被殯  
荆黍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君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  
公及陳侯鄭

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

至于墓是郊  
敖即位  
如敖康王  
王子圍為冷

尹圍康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  
必代之昌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

公還及方城  
季武子取卮  
取卮自益  
使公

雜記之事  
不稱公  
禮也  
楚人使公親祿  
有遣

殯而誌是  
可為帝  
祥  
楚人使公親祿  
有遣

楚

天子不封福而用時不封福而但以下海

治問問公起者公治重書追而與之重也曰

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

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及舍而後聞取木

發書乃公曰欲之而言叛祇是疏也言季氏欲得木

而欺我言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

不敢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見

服以卿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

之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

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

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曰我死必

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

無使季氏葬我葬靈土不書魯鄭上卿有事

子展使印服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段

是也位疏當以命

皇啓處

詩小雅監不堅固也啓跪也言

東西

南北誰敢寧處

謂上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

印段如周

傳言周襄甲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

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

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

子皮代父為上卿

於是鄭

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

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

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

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君為善

宋亦饑請

於平公出公粟以餼使大夫皆餼司城氏餼

而不書

施而不德

為大夫之無者餼宋無饑人叔

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

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

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升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

故治杞

治其地脩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太

貸

折而後生曰肆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

大叔不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子衛與之

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

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周宗諸

肆杞也肆餘其奔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同即異是謂離德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

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齊高子容與

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

也女齊司馬侯也實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

子皆將不免子容專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

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侈將以

其力斃自斃而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北出奔燕燕昭范獻子來聘拜城杞

也謝魯為公享之展莊枚執幣公將以射者

三耦二人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

耦。鄧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 晉

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

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平公

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

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

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陽郡 晉

是以大若非復亦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

多矣。武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

東夷。行美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 魯之於晉也職貢

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

書。書魯之朝聘 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矣何必

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

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乎賤之也。賤其用 吳公子札

故來盟

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不得以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乎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

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

其本國歌所曰美哉美其始基之矣周南召

之猶未也猶有商紂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

音不為之歌却鄙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

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曰美哉淵乎憂而不

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謚公義其民猶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

故有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

疑言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宗周隕城故憂思猶有為之歌鄭詩第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

政之音譏其煩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決決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公大

封齊為東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

十五豳周之舊國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

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為之歌秦詩

刪定故不周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

公佐周平王東遷而焚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為之歌魏詩第九魏雅注國周曰美哉泱泱

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

中庸之辭也約也險當為餘字之誤也大為

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甜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

於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

國無至其能久乎詩聲放蕩無所畏自鄙以

此詩之義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東雅說也奇文  
小雅也

東雅屬詩有  
久武存信如未  
大表  
東二節後曰  
言其時自思文  
也惟此句思  
不為是句思  
有之由下思  
也其由下思  
也其由下思

指儒制是不解  
也皆文王之樂  
也皆文王之樂

下無譏焉鄭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

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音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為之

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

曲而有直體論其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

德形容故俱歌其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曰

至矣哉言直直而不徂徂曲而不屈撓撓適而

不福福謙遠而不攜攜遷而不滌滌過復而不

厭常日哀而不愁知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

價德弘廣而不宜不自施而不費因民所利

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

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之氣節

有度守有序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

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舞象南籥者象籥

執南籥以籥舞曰美哉猶有憾也文王不

義曰杜解前  
義前即前  
也者云云  
九年箭者素

及已致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漢者殷湯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見舞大夏者

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

溝洫見舞韶節者舜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博也博覆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會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節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

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

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與衰

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

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字餘故遂聘于齊

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無邑

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歇盡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聘於鄭見

敬許諸又

本國曰白管  
鄭注曰白管亦  
曰

也。吳地貴，編鄭地，貴紆，故各厭入。已所貴，示以已，而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

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

史狗。史朝之子史鰌。公字荆公叔發。文子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戚孫文之子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夫子獲罪於君，以在

此。孫文之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獻公卒遂去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聞義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說叔向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

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

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窶放其大夫

高止於北燕。薑子尾窶子雅乙未，出書曰：出

正義云：謂多以  
三人考之

奔者迫名而去  
地死解國不必  
出見放俱去其  
國方付通以爲  
傳

奔罪高止也實放書本高止好以事自爲功

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救也

士鞅也此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

十月庚寅閭立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

氏有後請致邑還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於君

敬仲良敬仲也良猶十月乙卯高豎致盧

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寘旃晉人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子皙曰

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

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

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解

也然明日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舉不踰等則位班

遠字書云為彼切

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天又

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西即世將焉

辟之天禍鄭父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

以戾戾定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

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以天火王子

宋伯姬卒天主殺其弟佖夫稱暴以惡王子

瑕奔晉不出言出奔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

姬共姬從大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鄭良霄出

奔許者酒荒淫自許入于鄭不言獲入鄭人

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無晉人齊人宋人

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

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

君也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

昭三年傳補文事  
市其葬也若喪大夫  
人市其葬也若喪大夫  
人市其葬也若喪大夫

入士... 文...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  
免於戾焉與知政國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

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助之

匿其情矣子園素貴郊敖微弱諸侯皆子產

相鄭伯以如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

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懷懷恨子皙

好在入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

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二月癸未晉悼

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也城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甲子有甲十五甲午矣其季於今三

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六

問諸朝皆不知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

文十二年甲子在正月

人

子于承庄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

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

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

豹皆取史趙曰亥有二十首六身史趙晉大史長狄各

上併二千六為下一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

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

也。文伯士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武者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八用使吾子辱在泥

塗，又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

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以

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而廢其輿尉以役

故。於是魯使者至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

曰：晉未可媿也。媿薄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

駟以為佐。伯駟士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

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

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下晉所以不失夏四

月已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君子是以知

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蔡

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終

初王僖卒僖季周其子括將見王

而歎括除服見靈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士

過諸廷愆旗行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

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

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有害王

曰童乎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靈王弗知戊子僖括圍焉遂成愆

成愆焉成愆奔平時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

劉毅單蔑并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括殺廖

奔晉括廖不書曰天主殺其弟佞夫罪在王

也佞夫不知故經書或呼于宋大廟曰

諸諸出出諸諸熱也出鳥鳴于室社如曰

段都亮武王女  
社頌以什侯侯  
亡國或今鳴北  
魯心憂社何明

小盟

此使齊仲懷  
伯姬也  
鄭子產  
而後以  
人  
此  
與

禧禧皆火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

師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行而婦

義事也義從宜也伯姬特年六十一左右六月鄭子產如陳泣

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

與結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

由一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

疾為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

姬之遇災故使卿供葬鄭伯有嗜酒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

伯有伯有其人曰吾公在窟谷窟室皆自朝布路

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

楚歸而飲酒東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于皮曰仲虺之志仲虺場左相云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

海字書音武信也  
後也輕也武人信也  
景信也輕也

救字之與弊同  
弊敗也也也也也  
也事斷也也也也  
也事斷也也也也

生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伯有汰侈故不免

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產就直助疆謂時

子哲直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國之

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言能疆

能則伯有左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幸刃

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

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衆曰人

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

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蔡卯子右入石

皆受盟于子哲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

于太宮太宮律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

伯有聞鄭人之盟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攻也也喜曰子皮與我矣蔡及畏自墓門之

瀆入墓門鄭因馬師顏介于襄庫以伐舊北

門馬師顏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

也皆召子產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自十九年至三十  
十二年也

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

子產襍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

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地名子駟氏

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

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

聞難不入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

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

駟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盼入盟大夫已

已復歸游吉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

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於子蟠之卒也子蟠公孫

董卒在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會事焉會葬事

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葵子羽曰其葵猶在乎

子羽公孫揮以葵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降

婁中而且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裨竈指之

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歲不及此次

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室東壁

自十九年至三十年十二年也

葵以移地  
實者有禾粟下  
不食以葵言又治也  
引中是出中

二十八年歲星滿在亥持今三十其明年乃

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太羽

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雞澤

之會在二十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

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

故不可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

子代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掩

二十五年申無字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

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

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

體也俱股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

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

宮佗佗北宮鄭罕虎虎子及小邾之大夫會

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

应 为 P20

澶淵之會在三千  
六年

帝王帝也

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

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

止無載行詐偽書曰某人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

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

井也也成爲正側深致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

者同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以災求財諸侯大夫許而不

歸客主皆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鄭子皮

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

偏近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

以聽誰敢犯乎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小能治政

事大國乃寬爲大所恤故也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

與之邑伯石公孫辰有事欲使之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

莫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

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

我有成其在久乎言成猶在何愛於邑邑將

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子產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略以邑四國何尤

焉鄭國鄭書有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

大族而後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

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伯有既死使太史

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請太史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為人也惡其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

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公卿

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

五家相保太人之忠儉者謂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

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田獵曰唯君用鮮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

子張怒子張退而徵役召兵徵子產奔晉子

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

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

所收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畜也奢後者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為時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子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庚辰六月辛巳公薨

于楚宮公不君先君之路寢秋九月癸巳子

野卒不書葬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

會葬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

入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會還見

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

主偷苟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

者弗能久矣成二年戰於鞍趙朔已死於是

淵蓋年四十七人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  
改言未盈五十一

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晉君將失政矣若不  
方知政可素往立善

樹焉使韓子早使早備魯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定與也

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

及及將安用樹圍穆救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

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季孫不從及

趙文子卒在昭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謹憲弘多是

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齊子尾

害閻立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

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閻立嬰

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姜所為也工樓灑消

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與出群公子為昭

樂高カ之難復ニ復ニ公作楚宮ト適楚好其宮ト穆叔曰

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ト今尚書大誓亦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官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官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

拱壁ト拱壁公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

由是得罪ト得罪謂魯人薄之故立胡女敬歸

之子子野ト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毀也ト過表毀瘠巳亥孟孝伯卒ト終穆立

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ト齊謚稠穆叔不

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ト立庶

以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ト先人事後

鈞謂非適嗣何必弟之子ト言子野且是人也

君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

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

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ト言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

狂而鳴及裳下也  
考兩燕尾綴身  
旁所以掩裳陰也  
引云信戲在法  
行如故言

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

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滕

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情不也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衰已甚。非於死所矣。

有死能無從乎。為昭二十五年癸酉葬襄公。公薨

之。凡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

斥。充滿弁見。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是以令東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閭闔。閨門也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憂客使今吾子壞

之。雖從者能戒其君。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

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

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請問數也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來也逢執

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星門曰用術門曰

草植草度也

庚字亦作伯小倉  
又下也

觀臺樹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慶繕

坊音自  
甸字亦作所  
甸字亦作所  
甸字亦作所

甸之甸者指  
因從甸人

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

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備聞

文公之為盟主也備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官室甲庫無

觀臺樹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慶繕

備司空以時平易道路也易治坊人以時填館

官室坊人塗者填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

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車馬有所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

役也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

客所播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得賓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

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

如歸無寧蓄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

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官數里銅鞮晉離官

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門庭之內進退又有牆垣之限盜賊公行而天塲不戒

瀉猶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水潦無時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

之問晉命已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言鄭與魯亦若獲薦幣薦進脩垣而行行去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趙文

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

羸諸侯羸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厚其寡好而歸之

乃禁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

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

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其知之矣謂

人知辭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之有益首得事大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興犁比首子

既立展興立以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

之十一月展興因國人以攻首子弑之乃立

展與立去疾奔齊出也母齊展與吳出也女也

為明年奔吳傳書曰宮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齊州之字

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吳

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通

路也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延州來巢墮諸樊在二十閻戒戴吳

在二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

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

君乎嗣君謂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度不

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

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

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十二月北宮

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他宋之盟

故也晉楚之從道鄭印段廷勞于斐林如聘

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文子入聘報印子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事畢

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

雅濯以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

何患之有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羨秀而文其貌

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而辨於其

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裨謀能謀於野則獲得所謀於邑則否此

性之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

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

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

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鄭人

游于鄉校以論執政論其然明謂子產

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曰何為夫人

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遽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不聞

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豈不遽止然猶防川

象畏懼也大災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災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藥為已

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

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

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

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一年生於子皮

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

年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

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大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

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

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

錦不使テ入レ學製焉也製義也。太官太邑身之所庇

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也

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

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

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

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

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太官太邑所

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

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

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

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他志。言語雖規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

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

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

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

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

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詩坤風棣棣富言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之

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書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

高書武成  
卷中

又言文王行事無所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

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

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伐之因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

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字在位可畏施舍

可變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東漢書何云中國  
曰大原事社曰  
大商

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晉荀息帥師敗狄

于大鹵大鹵大原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國

而立之而立之莒展與出奔吳莒君賊未會諸叔弓

帥師彊鄆田春取鄆令葬邾悼公無冬十有

一月己酉楚子康卒楚以瘡疾赴楚公子此

出奔晉書名公使立楚終會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

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將入館就客鄭人惡

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

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子產患之使子羽辭

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於

城外除地為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

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無有而室豐氏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國之

若野賜之是妾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不寧唯是又使圍

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將

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矣唯

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

無備則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

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口已失所

懲恨以卑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

守舍人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

也請垂橐而入無橐示許之正月乙未入逆

而出遂會於號號，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

郟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

謂先軫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

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後子木之信稱於諸侯

猶詐晉而駕焉駕猶假也況不信之尤者乎

也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

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再

襄二十七年宋盟  
楚人表甲

幸晉西國在河  
中國亦有東方

甲午歲侯孫  
於一古國後仁和  
加悲也

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合大夫襄二十

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

侯自狄平秦亂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

把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譏

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各矣

而終之以取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

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未有禍

入之心武有仁入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

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莠

穠耘也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

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入下吾未能也恐

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

賊害能為人則者不為入下矣吾不能是難

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

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戰故欲從

舊書加于牲上不戰血經所以不書

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戰故欲從

主表禮六法臣一  
表禮六法臣一  
執戈之二人臣國  
天既有二文互  
今之子園不從  
天子之命不從  
天子之命不從  
天子之命不從  
天子之命不從  
天子之命不從  
天子之命不從  
天子之命不從  
天子之命不從  
天子之命不從

昭云代任州學之  
之子園之子  
子哲劉依此說  
社

盟 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

衛設君服二十人執戈陳叔孫穆子曰楚公子

美矣君哉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

君行有二執 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待身蒲宮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

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夫譏之

故言假以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言將遂伯

州犁曰子姑憂乎哲之欲背誕也 襄三十一

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 子羽曰當璧

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璧謂棄疾事在

昭十三年言奔疾有當璧之命 齊國子曰吾

代二十子愆矣 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

終用犁亦擊為圍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

子樂矣 言以憂生事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

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子為 宋合左師曰

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能知其禍福

晉樂王斂曰小曼之卒章善矣吾從之詩小

推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斂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

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藏否故曰簡

樂王斂字而敬字愛也不犯敬子與子家持

之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入憂子招樂憂

齊乎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

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書三大夫非憂憂能無

至乎開憂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察

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夫季武子伐莒

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

尋盟未退尋弭兵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請

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相子相趙文子樂王

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

子皮子家蔡公孫歸

子皮子家蔡公孫歸

求貨故以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蕃身子何愛

帶為辭家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

之為人<sub>之</sub>有牆以蔽惡也喻已為國衛如牆焉人蔽牆之

隙壤誰之咎也各在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

自來矣吾又誰怨季孫宋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

然則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襲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編矣言帶編盡故裂趙孟聞之曰臨

患不忘國忠也謂言會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

叔出出圖國忘死貞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

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

敬命矣謂不敬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

子之群吏處不辟汚汚勞出不逃難不苟其

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

身不曰行 徹

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

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

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伐又賞其賢。救

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表世疆場無定主。

王伯之令也。言三王五伯引其封疆，正封界。

而樹之官，樹立也。立官以守國。舉之表旗，旌旗以表貴賤。而著

之制令，為諸侯作制度法。過則有刑，猶不可

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故三危者。夏有觀扈，觀，國

今頓立衛，魯在始平，鄂懸書。商有姚瑛，二

商諸侯，瑛，今下邳縣。周有徐奄，千國皆屬，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

淮，自無令主，諸侯逐進，逐猶狎也。狎主齊盟，其又

可壹乎？疆弱無常，故更去盟。恤天舍小，足以爲盟主。大

篡統滅亡之禍。又焉用之？焉，用治。封疆之削，何國蔑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

執事，豈其顧盟？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釁，過也。莒之

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尤也

九八去煩省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

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

首章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

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

敬爾儀天命不文言天命事畢趙孟謂叔向

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對曰王弱

令尹疆其可哉言可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安於勝君

義不義而疆其豈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滅之疆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

雖赫赫盛疆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懼

矣懼弱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

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取不不義而

克必以為道以不義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褒

為三十二年楚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

于鄭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禮

終趙孟賦執業受所戒禮畢而賦詩執業詩

禮雖執業兔首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

賦執業詩義取薄物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而執業詩義取薄物

獻之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穆叔曰夫

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一人之及享具五獻之

邊豆於幕下朝聘之制大趙孟辭趙孟自以

故辭私於子產語私曰武請於家宰矣家宰子

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鄉會

皆析俎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亦詩召南

薄物可以薦公侯曰小國為繁大國省檮而

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繁菜

則何敢不從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野有

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撼我兮無使

宜十二年傳云王  
享有體薦宴  
享折俎以享  
禮也

比

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趙孟賦

孟以義撫諸侯無以下以非禮相加陵趙孟賦

常棣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且曰吾兄

弟比以安趙孟賦也可使無吠受子皮穆叔子皮

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

此罰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賴館於維定公劉夏潁水出陽城縣維納劉子曰表哉

禹功見河維而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

與予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

冠也端委禮衣言今得共服子孟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乎勸趙孟使對曰老夫罪戾是

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言欲苟免目前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

將知而耆及之者八十日耆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

端委

言其自此於賤人乘神人矣民為神生不恤而無恤民之心

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見

明神怒不散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

又何以年為此冬趙孟卒起本叔孫歸魏會曾夫御季

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晉使已幾被戮曾夫

謂曾阜曾阜叔孫家臣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

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楚戮

是忍其外日中不出阜曰數月於外言叔孫勞出是不忍其內

已伐魯求而多已  
中不出

月一且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賈乎許駘

如商賈求贏利者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

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

喻魯有季孫鄭徐吾犯之妹犯鄭大夫公孫楚

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會焉禽鴈也納

采用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子子請使女擇焉皆

許之子皆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費幣子子皆

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所

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囊甲以見子

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

衝擊之以戈衝交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

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

子產曰直鉤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子南

用也子皙直也子產力未乃執子南而數之

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畏君之威

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

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

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皙上大夫女嬖大

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

忌畏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

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

放游楚於其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

景公后子之二

案一人古八系以通  
往反使杜乃  
也  
三義曰信二十二年  
齊享楚子為九  
也每二飲酒必者婦  
高以隨之君子信  
以自齊而以一以友  
初飲後送其八  
也飲酒之禮是  
初飲而宿如是乃  
成爲一飲而酬之  
以有幣以節飲也  
以有酬酒幣也

之兄大救曰吉不能元身焉能元宗也元蔽彼

國政也非私難也予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

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也蔡放夫豈不愛

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為二年鄭飛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后子秦桓公之子景公之母其母曰弗去懼選

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案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

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罪失后子享晉

侯為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十里舍車

舍八乘為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歸取

酬幣備九屬之儀始禮自齊其終事八反每

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

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

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司馬侯問焉

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女叔齊以

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乎必歸臣聞君子能

系此文之穩

劫孟曰此景其系  
初孟和後不能  
命流去至此因  
後待五

系僅日月

公孫黑者子孫也

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

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曰鐵懼選

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

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

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欲

之者不數世淫弗能弊也趙孟曰天乎對曰

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鐵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

歷五年五年多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五蔭日景也趙孟意義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后子出而

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懼曰翫皆貪

也其與幾何言不鄭為游楚亂故游楚六月

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

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

外實薰隧闔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各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皆罪稱薰隧

盟起本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

七子自欲同於六子產弗討子替強討晉中

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即大鹵也祭

卒也崇聚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距

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困諸阨

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請皆卒去車為自我

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五乘為三

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荀吳之

變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斬之荀吳為

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

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以誘之翟入笑之

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首吳首展輿

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

子鉏納去疾齊雖納去疾昔人先召之故從

十一展輿奔吳吳外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

亂也此春取鄆於是莒務婁督胡及公子

濊明以太厖與常儀靡奔齊三子展輿黨太

服虔引司馬五  
十為伍  
二十為伍  
二十九為伍  
五為伍  
兩位專為伍也

君子曰昔展之不立弃人也夫奪羣公子

人可弃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詩周頌言惟得人則國家

疆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

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

辛氏有二子伯曰閔伯季曰實沈高辛居于

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關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

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遷閔伯于商丘主辰

商商兵宋地主祀祀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

相土封商立因閔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欽大夏

陽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

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

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夢

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帝天取唐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

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

崇

此神是唐人之  
季世非邑姜子

三十九年傳云陶  
唐氏死襄其正  
九劉累

為晉皇叔虞封唐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昔金夫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

駘今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洺宣指通也汾洺二水名障大澤障障也以處

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

沈妙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

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羊云日食以朱系

若社擗取也聚草木為空地

是乎祭之有水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

幣以祈音祈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風雨也不時

於是乎祭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

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為君之疾

晝以訪問問可夕以脩令念所夜以安身

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

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茲心不

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今無乃壹之百百度百事之節

同因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殖長羨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

與先羨矣羨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四

時取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全

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其無乃是也乎若

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洽四姬有省猶可

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叔向曰善哉

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

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哲對曰其與幾何

言將敗無禮而好陵人富而卑其上弗能

久矣為明年鄭殺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

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

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成

疾非鬼非食感以喪志感女色良臣將死天

此二句合之

命不祐

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

公曰女不可近

乎對曰節之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

五節

五聲之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

之後不容彈矣

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

是有煩手淫聲

惰墮心身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

五降而不急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

物亦如之

言百事皆如樂

不可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煩不於舍則生疾君

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惰心也

節儀使

動不

天有六氣

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

謂金味

酸水味鹹火味苦燥甘

發為五色

辛色白酸

黑苦色赤甘

徵為五聲

白聲商青聲角黑聲

色黃發見也

六氣曰陰

也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

六氣之化分而

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過則為蓄陰淫寒疾

寒過則

陽淫熱疾

熱過則

風淫末疾

末四支也

雨淫

腹疾

雨濕之氣

晦淫惑疾

晦夜也為宴寢明

淫心疾明也思慮煩女陽物而晦時淫則淫心疾多心勞生疾

生內熱感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今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

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

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

改焉改改行以救蓄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

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

以云也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之所生也禍沈沒於文也文也器受

蠱害者殺之飛亦為蠱殺久積則變為在周

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與木艮上蠱

風艮為山女非四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

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禮楚公

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黑肱王

城犂今河南陽翟縣二邑本鄭地鄭人懼子

禮曰文合禮曰字

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謂將而先除二子

也二子謂黑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

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

縊而弑之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纆絞之長曆推己酉十一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右尹子

干出奔晉子干王官廢尹子晳出奔鄭因築

殺太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問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主之子圍

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乎干奔晉從

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食祿皆百人

之饑百人一卒也趙文子曰秦公子富謂秦

叔向曰底祿以德底致德鈞以

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

禦詩大雅秦楚匹也使后子與乎于齒

而高下辭曰鐵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且臣與羈

齒無乃不可乎后子先來仕欲不能同於晉臣

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忌敬也欲入楚靈

王即位遠寵為令尹遂啟疆為大宰

鄭游吉如楚蔡邡敖且聘立君歸謂

子產曰具行器矣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說其

事必合諸侯吾往無百矣子產曰不數年未

能也為四年十二月晉既祭祭也趙孟適南

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武之曾祖其

之甲辰朔祭于温趙孟祭甲辰十一月朔

庚戌卒十一月七日終

鄭伯死晉弔及雍乃復

疆諸侯畏而子

經二十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蓋子餘指襄  
字子孟是也  
字也

叔老子秋鄭敘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陔

以為鄭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子少美也晉

孫宿如晉致隨服也公實以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且告為

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觀書於

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

文王周公之所制當此特儒道廢諸公享之

季武子賦鵲之卒章王有四臣故能以

致與盛以晉侯比文韓子賦角弓

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

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謂以兄弟之義武子

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武

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

四臣大類因天教宜生南宮宜  
四輔智先後奔  
走政附德侮  
德詩云子曰有  
此詩子曰先  
曰奔至子曰德  
德云率下親上曰  
相曰前後曰先  
喻宣宣譽曰奔  
去武臣折衝曰

子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宣子比召公  
宣子比召公  
宣子比召公  
宣子比召公  
宣子比召公  
宣子比召公  
宣子比召公  
宣子比召公  
宣子比召公  
宣子比召公

遂賦其棠其棠詩召南召伯息於其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嘉樹如其棠以宣子比召公

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聘以姜見子雅子雅召

子旗子旗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

也不臣志氣見子尾子尾見疆疆子尾之子宣子

謂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乎信之

曰未子君子也夫子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

矣為十年齊樂施高疆來奔張本自齊聘於衛衛侯喜之北

宣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宣子

賦木也木也亦衛風義取夏四月韓須如齊

逆女須韓起之子逆以姜齊陳無字送女致少姜少姜

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謂

陳無字非卿欲使齊以適夫執諸中都中都

在西河界休縣東南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畏

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

言齊畏晉改易禮節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護以示譏叔弓聘

少姜少姜字也  
又曰齊國以此好  
女其少所以寵  
異焉

于晉報宣子也

此春韓宣子來聘

晉侯使郊勞

聘禮實至

近郊君使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

無敢為實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

徹達也

敢辱

郊使請辭

辭勞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

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

得通君命則於已為榮祿敢辱

大館

敢不

叔向曰子叔字知禮哉吾聞之曰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宗猶主也辭不忘

國忠信也

謂稱謂舊好

先國後已卑讓也

始稱於國

也次稱臣之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字

近德矣

詩大雅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

而代其位

游氏木叔之族黑為游

傷疾作而

不果

前年游楚所擊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駟氏之

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遽傳

更數之

責數其罪

曰伯有之亂

在襄三

以大國之

事而未爾討也

務共太國之命不暇治女罪

爾有亂心無

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

天已言臣我

褚市市官蓋相  
待之說也

仇敵也僇耦也  
成十二年傳

而罪二也謂爭餘事薰隱之盟女矯君位而

罪三也謂使天史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

天為虐于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

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

褚師中子替之子于產曰印也若才君將在

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遠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

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於木晉少姜卒公

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仇僇也

晉侯溺於所率為少姜行夫人之服請君無

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禮服公

還乃書之故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

彼無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

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送畢於送是晉而

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且少姜

有辭謂請無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十一月

鄭申段如晉申少大夫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

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

雨無傳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高奔罪之也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十五年梁丙曰甚矣哉乎

為此來也邾共姜葬子大叔曰將得已乎不言

昔文襄之霸也晉文公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明主之制歲聘間朝君薨大夫弔卿共葬

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十三年蓋時俗過制故足以昭禮命事謀闕

而朝聘以昭禮無加命矣命有今璧龍之

盟會以謀闕

下

從告

夫守外職妻守內職又為適長女曰守適  
今時適夫人之妾禮又喻文襄之看禮

亦不能在君之後也

焜明也耀也

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與上而

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予送之禮以過文襄之制唯懼獲戾豈敢憚

頰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今茲吾

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

此數也然自今予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

火中寒暑入退心以季夏暑中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

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

不復能復大夫退于大故告人曰張趯有知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丁未滕子原卒

同盟故書各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齊侯使

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

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自來不腆先君之適

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

國辱收寡人徵福於太公丁公徵要也二十公

先君之遺言也  
夫人之所生也  
姑姊姊妹也  
生也

恤寡人則先  
君與之福也  
照臨敝邑  
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  
適夫人及遺  
姑姊妹也  
遺餘若而入

言如常  
人君若不  
弃敝邑而辱  
使董振擇之

以備嬪嬙  
寡人之望也  
董正也  
振整韓宣子

使叔向對曰  
寡君之願也  
寡君不能獨  
任其

社稷之事  
未有佹僣在  
縷經之中  
是以未敢

請制夫人之  
服則華君有  
辱命惠莫大  
焉若

惠顧敝邑  
撫有晉國  
賜之內主  
豈唯寡君舉

羣臣實受其  
貺其自唐叔  
以下實寵嘉  
之叔唐

晉之既成  
婚成晏子受  
禮受賓享叔  
向從

之冥相與語  
叔向曰齊其  
何如衰問與  
晏子曰

此季世也  
吾弗知齊其  
為陳氏矣  
不知其將

為陳公弃其  
民而歸於陳  
氏棄民齊舊  
四量

豆區金鍾四  
升為豆各自  
其四以登於  
金四

為區區斗六  
升四區為金  
十則鍾六斛  
陳氏

三量皆登一  
焉鍾乃大矣  
登加也加六  
謂加五

三量皆登一  
焉鍾乃大矣  
登加也加六  
謂加五

服虔云一者工者  
齒老農老一說四  
有奉祿者三表而  
已舉之上壽百歲  
壽九十下壽六十  
服虔云煇休如今  
只就之曰煇休  
代其痛一曰煇

升ツ為一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十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テ

公量收之收薄而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蜃蛤弗加於海價如在山民參其九二入於

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公聚朽蠹而三老凍

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國之諸市履賤踊

貴踊八則足者民人痛疾而或煇休之煇休痛

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

先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胡公八四人之後

大姬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叔向曰

有國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言晉衰弱不能公乘無父卒列無長百人

言人皆非其庶民罷散而宮室滋侈滋益道

瑾相望餓死而女富溢尤女嬖寵民聞公命

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卓隸八

也卓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民無所依君曰

不後以樂慆憂後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言今讒鼎之銘名也曰昧且平顯後世猶

怠昧且平起也言風況日不後其能

又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叔向曰晉之

公族盡矣肝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肝之宗十一族同相唯羊舌氏

在而已肝又無子無貴公室無度無法幸而

得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言必不初景公欲

塚高地也故為  
燥  
祭君之先臣以此  
命之也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費塵不可

以居湫下隘小請更諸爽塏者爽明辭曰君

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

侈矣後奢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

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取已公笑曰子近市

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繁多有讒踊者故對

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

之傳護晏子之不與張趯同謀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

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

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

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宴則使宅人反之

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二十三

子先卜鄰矣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

禮去後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

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

乃許之傳言齊晉之喪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夏四月鄭伯如

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

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

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乃

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

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一為禮於晉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入而無禮胡

不遘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

及繼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

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屬溫宣子曰自郤

稱以別三傳矣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晉

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言縣邑既別甚多無有得道而治取

之文字病之乃舍之二十子曰吾不可以正議

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

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使獲退也二十子之言義

也二十子之言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

刑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患不知知禍所起

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刑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故猶舊也豐氏至晉伯石之獲州也韓宣

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還晉因

七年豐氏歸州張本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叔

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然也懿伯極之叔

子見禮記檀弓

平公六年

父敬子，敬子也。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

忌叔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曰：子服

叔之子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蠆為少

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

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

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秋七月，鄭罕

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

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

謂寡君而固，有寡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交

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布陳宣子使叔

向對曰：君若厚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

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

君，雖朝夕厚於敝邑，寡君猶焉。猶疑君實有

心，何厚命焉。言君有事，晉心君其往也。苟有

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

之歸也。歸在此小人業除先人之敝，廬曰：子

宣子欲存侯，其

平

袁曰張翟云自  
今子世子云

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

不獲來賤非上卿長太國專夫人也且孟曰而將

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趙也庶幾如趨言小邾穆公來朝

季武子欲卑之不欲以下諸侯禮待之穆叔曰不可曹滕

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

一滕焉一滕謂小邾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

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

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莒齊東境廬

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莫能為

數髮封之黨襄二十八年放之於境公曰諾

吾告二子二子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

矣言不信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恐其後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比相公懼奔齊書

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罪輕於衛衛

衛衍之事在襄十  
四年  
蔡朱之夏在昭二十  
一年

中示  
非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吉曰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  
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

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楚大雲夢  
齊公孫

竈卒竈字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曰又喪子

雅矣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姜族

弱矣而媯將始昌媯陳于惠競爽猶可子雅

齊齊惠公之孫也  
又弱子一个焉姜其危哉子

春秋左氏經傳第二十  
大司道成

是

